

老老實實做個人

陳復

當末世的時空真的來臨時，人的受苦與無法自救，會讓你疼得發慌。天象大變，已經使得人心跟著質變，這如此深沈的卑微，竟讓人人都變得冷峻，心底巴望著誰的救贖，心底卻對誰都不信任，於是乎，我們只有看著人與人不斷自殘與交殘，呼應著這末世的自然法則。自然法則？當道家心生嚮往的自然法則已經轉向做毀滅的一面，誰能告訴我，這新生的契機在哪裡？

順應著自然，無異於順應著毀滅，而掙扎豈有裨益，真能挽回個什麼？當我回想起孔子被當時的人罵個臭頭，就不禁感覺著人的尊嚴只有自己能給自己，人只能自己重視自己，相信自己的相信，人纔能撐得住這嚴寒的拷打！我親愛的妻昨日說，看著春秋戰國如此混亂的局面，竟然還有人相信儒家，堅持儒家的觀念適合於世人，真覺得這些人真是一群瘋子，否則哪有如此的相信？

還真是要有點瘋，不是嗎？否則如何度過這完全背離你願望的時空？但，儒者豈有選擇？選擇跟世人共同毀滅，還是扛著沒有前景的希望大旗衝刺？面對你

愛的人全是你的「敵軍」，這滿坑滿谷的眾生，想要救你們的人，被你們視作有傷害性的亂黨，我們向正確的路向奮勉只有招來你們的摧毀，而你們的摧毀就毀掉你們的希望，這如此困難的世局啊！我真不如醉去。

因此，有人選擇同歡，甘願如眾生般死亡在喜悅裡，而儒者，只能選擇被世人摧毀的路，因為這是正確的大道，我們為道殉身，應該是死得不冤。人生總難免一死，最起碼，我們的死亡如此有意義，而我們活著，卻如此喜悅。孔子說在亂世裡好好修身，或許不能做什麼外王的宏圖，好好「齊家」總能辦得到，這個家應該容納其他視你如家人的人，你們共同活在對彼此的相信裡。

人類累積的業，已經深到你得拿更大的歷史座標，否則無法度量的程度。或許這根本已經不是孔子面臨的亂世，而是周公面臨的亂世，天氣的異常極寒，只有商朝末年的人經歷過，看著史書記載著牛羊瞬間凍死的恐怖紀錄，我真不知自己要如何撐過這只有周朝的人強撐過去的天候，我發現我根本已經沒有說話的餘地，只應該保持靜默，老老實實做人。

寫字，老不老實？如果我冀圖著世人的回應，大概就不大老實了。只有世人不回應我，或我不回應世人，這纔成全這老實。因此，如果世人不愛我，而想要回應我，起碼我自己要老實，真誠不回應世人，我纔能知道自己到底活在如此慘

酷的時空裡。我真愛說笑，不是嗎？已經不想寫什麼高深的哲理了，猛然發覺要活在這恐怖的天候裡，並不需要太難的哲理，只要有儒者的堅忍就好了。

堅忍？這往日被我嘲笑，朱子死前對弟子最後說的話，竟然被我自己用在我的文字裡，可見人有時話真不能說得太滿。我太喜歡儒家的大儒了，不論你要按意境稱呼他們是聖人或賢人或君子，他們都是真真實實的人，沒有任何神的威嚴，卻有著做人的老實。誰不會痛苦？誰不會自哀？如果儒家對後人還有點教育意義（如果我們還有後人的話），大概就是毫不隱藏情感，老老實實做個人。

陳復記於午前的風城，三月四日，陽明子降生五百三十三年